

桃花人面(二)(恭第)小說

凌雲言時。注視其手。搖首嘆息。不置。若甚憐之。女曰。微破耳。庸何傷。汝勿戚也。凌雲曰。汝衣有污點。奈何。女曰。更之而已。何答。徑入室。是爲女之臥室。女性至莊嚴。凌雲不得其許可。不敢隨入。遂巡室門。良久而退。凌雲亦杳然去。字體雄勁。勃勃有顏氣。生知爲女書。仍藏之。韓舉自彌望。則見明窗几。丁無俗塵。生可鑑。至是頗露感激狀。緩步而出。人之小鳥。更不幸而伯伯病故。復至女室。女方伏案臨古字帖。生微彈其甲。女回首見之。笑招之。汝仍未返校耶。生曰。吾其人即汝之叔父。亦即我所呼爲叔。

意掩口笑其痴曰。汝離家則我分內事。固如此也。何謝爲。生四顧無人。復微聲問女曰。汝常爲我。我將茫然如里尋矣。溫曰。冤哉。此何如稱謂。乃加我。

耶。速縫汝口。否者。人其謂我何。生急謝過。而問之仍如前。女默然良久。始曰。我不言。否則我百死不能贖。愆生益不解。女笑曰。無他。我爲汝憂者。憂汝不能自立耳。汝且坐。我將語之。牛乃引椅面女而坐。女曰。汝憐我。我故告汝。實則我言殊無價值也。牛曰。阿母又終堂。我遂影隻形單。作依父與汝父。莫逆交也。伯伯性慈祥。乃招我父同居。不幸我父病故。我與汝。遂爲此宅之主人翁。詎料主人翁之外。更來一主人翁乎。

特載

(未完)

父者也。其人似甚不滿意。十我亦似有不利於汝。汝知之乎。雖然我對此言。我罪亦云大矣。生點曰。我首。知之。

昔者俄人經營西比里亞大鐵道。惟

有東省鐵路建設權之要求。假道邊

鐵東一段。紓繞龍江沿邊。

工艱路

返。遲不能成。故於光緒二十二年

有光緒二十四年。有

蜿蜒之勢。故於光緒二十四年。有

南境枝路展築之計劃。而放大租借

地。苦無不凍良港。一展長蛇

雪窖冰天。苦無不凍良港。一展長蛇

雪窖冰天。苦無不凍良港。一展長蛇